

地啄食游魚，這階段稱為「鶴立」。又再北進，土層較高，水較淺，鴻雁亦可在此棲息，這階段便稱為「雁企」。到了土層更高的地段，鹹水影響較少，土地上開始長出野生植物，此時便成「草埗」，可以築圍成田，引水洗鹹之後便可逐漸變成耕地。滄海桑田於此變成演變的事實。今天農產碩果累、金穀豐收的珠江三角洲魚米之鄉就是這樣衍變而來。

我的故鄉翠微由於地勢較高，所以沒有大面積廣袤的「沙田」，反而在村落居屋的後山雜樹繽紛，稍有一些蒼翠色彩。村內長條石板鋪設的里巷，房舍大半是青磚玄瓦，大戶則有麻石牆裙，氣象不同。我和鄰近的小友早上趁着晨曦出門，經過街市，走出村口。在幾株環抱的大榕樹下，成群的載客單車聚在一起「打牙較」，一邊待客。樹下還有一座長方形的四柱琉璃瓦亭，面積約三四十平方，村民稱之曰「蓮花亭」。近年返鄉，見原地矗立的已改為另一建築，格式仍似從前，只不過更見堅實壯麗。亭柱聯櫺陰文隸書：「梓捨善承歡大孝終身綿愛日；棠蔭堪託長留紀念紹歌風。」亭額灰塑陽文隸書「楊公亭」，亭內復懸一匾註明建於1988年6月，裔孫楊鐵樑重修。查原亭於1984年被颱風吹毀，鐵樑鄉賢（曾任香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及參選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）將其維修改建，並以此紀念先人，鄉人亦得此以庇風雨。

我們出村後便踏上黃沙摸面的歧關車路。村中有鳳池小學，那是百年老校有悠久歷史，小學畢業後要升中學，那就得離村覓校，北上翠亨（孫中山先

生故鄉）或縣城石岐均有中學，但那時民窮且交通不便，鮮有遠征到那兩地的。就近可以去二三里外的前山，那兒有所初級中學，開辦初中三年級。如果天氣朗清，晨早作一次半小時多的步行返學確是不錯。快到前山城牆時，路旁有頗為簡陋的磚木結構四柱正方形亭一座，名為「中山紀念亭」。據史載：1912年4月孫中山先生在辭任臨時大總統職，南下周遊宣揚繼續革命道理。5月27日返鄉，在前山出席萬人歡迎大會並作演說。會後鄉人建議建亭留念並請中山先生奠基。可惜，翌年新建的紀念亭被颱風吹毀，1923年重建，歷經數十年至前山及翠微俱被劃歸珠海縣管轄，歧關車路亦因改革而須改道，亭不得不稍作遷移。1986年珠海市人民政府主持重新修建，中山紀念亭便以新貌出現，建築較前者更為莊嚴宏偉（見圖）。全國有多處紀念孫中山先生的亭子，但珠海市這座是唯一具有中山先生親手奠基歷史的一座。

翠微因為地近濱海毗鄰澳門，故鄉人很多出外謀生和接受當代教育。鄉賢韋德是1911年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之一。韋慈1920年便在美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，回國後參加文化教育工作，投奔革命事業曾任蘇皖邊區副主席，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。另一著名教育家韋卓民早在1918年便在美哈佛大學修畢博士學科要求，然後於1929年再去英倫倫敦大學獲博士學位，回國主理華中大學，解放後改為華中師範學院。反右及文革時受批判及迫害，終於1976年。

我雖然沒有在翠微長期逗留，但幾年的印象她都給我一個純樸和敦厚的感覺。石板街和青磚牆雖然冷冰呆滯，但其中帶來和蘊藏着的鄉情梓意卻聲應氣求。直到今天，當我在香港聽到了一位陌生人帶着鄉音，我都會不避冒昧地問他盛鄉何處？而往往我的估計是正確的。

珠三角和全國一樣在飛速地改革前進，翠微周邊已經矗立起高樓和廠房，村子本身卻仍像套中的老人，保持着百年的面貌，成了典型的「城中村」。而且，由於原居民大多已離鄉別井，剩下的老屋祖業只有少數有老人守護，而不少民居已經由外來的商人或民工租賃。這些流動而又活躍的人口增多，帶來了飲食娛樂事業興旺。如果上網一看，翠微有時竟然被形容為燈紅酒綠之區，使我莫名詫異。

其實，這也是古老的鄉村遇到的保育或發展的普遍問題。在高速發展的地區，百年老村既逐漸失去了原居民的關注和留守，那孤獨的殘舊村落如何在那轟天動地的環境中遺世獨處？珠三角著名的歷史城鎮南（高）、番（禺）、中（山）、順（德）等，現在憑着水陸交通的現代化、高速化已經打成一片，無分彼此，「城中村」就如同鶴群中的一隻小雛雞，怎能投入這大集體？「一帶一路」更促進了這些濱海城鎮的發展，珠海市的重要性會愈形明顯，她將會成為這紐帶中重要的海陸空的一個中轉站，翠微這古老的鄉村，也將會成為紐帶中一瓣蒼翠如碧的翡翠指環。



■珠海市原來在前山附近的「中山紀念亭」重建後貌。作者提供

航海圖與港澳關係

話說在明代萬曆年間（1573-1619），由郭棐所編的《粵大記》一書載有「廣東沿海圖」，記有七處本港地名：香港（那並不是指港島，而是鐵坑對出的小島，歷史學家大多認為黃竹坑，亦有認為鴨脷洲）、鐵坑（深水灣一帶，有歷史學家指為壽臣山）、春磡（春坎角）、赤柱、黃泥涌（黃泥涌）、大潭及稍箕灣（筲箕灣）等。

嘉慶版（1819年）《新安縣志》卷二「輿地略·都里」，則載有載香港村（黃竹坑舊圖）、薄鳧林（薄扶林）、黃泥涌和掃管莆（掃桿埔）等地名；及至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，兩廣總督阮元修訂《廣東通志》，其中「海防略」附「新安沿海圖」，載有紅香爐營汛（銅鑼灣）、大潭、硬頭山（太平山）、赤市（赤柱）等；但兩者所載香港地名，似乎都不如《粵大記》那麼詳盡。

查港島之被稱為Hong Kong，應始於1810年由英人繪製的一張地圖，名為Macao Roads（可直譯為「澳門之路」），此乃英國海軍上尉丹尼爾羅斯（Daniel Ross）、菲臘穆罕（Philip Maughan）合繪之航海圖，雖以「澳門之路」命名，卻以香港全境及南邊水域諸島為重點，當中的「紅江」，正是Hong Kong之音譯。

從此張航海圖可以得知，在香港落入英國手中之前三十餘年，英國人早就已覬覦香港及澳門——話說嘉慶七年（1802年），三名英國軍官從伶仃洋水域再乘小艇轉赴澳門，聲稱要防止法國船隊搶掠澳門，欲向澳門提供保護云云，但遭葡人拒絕；英國人於1809年再派兵登陸澳門，葡人告知北京，引致清廷幾乎要出兵驅趕英人；英人於是將目標轉移到香港，故此對港境曾詳盡勘測，此舉可反映出英國人對香港地形與資源已有所掌握了。

「澳門之路」此張航海圖的譯音頗為有趣，在「紅江」以外，將九龍音譯為「九弄」（Cow-loon），將鯉魚門音譯為「禮衣門」（Ly-ee-moon），將南丫島音譯為「藍麻」（Lama），將汲水門音譯為「急思門」（Cap-singmoon），將佛堂門音譯為「火頭門」（Fo-tow-moon），將大埔海音譯為「大布開」（Ty-Pohoy）等等，估計英人根據漁民口述，憑讀音再加以英譯——口述加上音譯，才有此等略覺古怪的地名。

及至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，英國終於有香港的管治權了，對澳門好像已不再感興趣了，而葡萄牙卻有財政困難，甚至聲言要澳門轉售給法國云云；此則消息令英國人大為緊張，要是法國人一旦插手澳門，就會威脅到英國在香港乃至華南地區的利益了，倫敦因而全力支持澳葡總督亞馬留（Joao Ferreira do Amaral）——1847年底，亞馬留曾訪港，得到港府隆重接待；亞馬留向里斯本報告稱：「駐華英軍總司令德忌笠（George Charles D'Aguilar）少將，曾建議葡萄牙政府向倫敦提出要求，命令港督在澳門受到非來自中國或於任何一個國家入侵的情況下，港督必須澳門視作葡萄牙王室的屬地而加以保護。」

鄉下有什麼好吃的

我從百里之外的小城坐船到鄉下，住東莊，有個親戚打聽到消息，步行15里，從西莊趕到東莊，接我到他家。中午吃飯，坐着閒聊，親戚訕訕地說：「小孩子，大老遠地來，鄉下沒有什麼好吃的。」說着話時，他忽然一拍大腿，說，想起來了，穀雨在東頭河對岸的地裡邊，點過幾顆瓜種，不知結了沒有？親戚把飯碗一擱，就到那塊地去了，翻騰了半天，搞回了兩隻瘦西瓜。

其實在我看來，鄉下的香瓜，最宜入畫。瓜色溫碧，瓜有清香，瓜紋清晰，《本草綱目》裡說：「二、三月種下，延蔓而生，葉大數寸，五、六月花開黃色，六、七月瓜熟。」鄉下有什麼好吃的？下雨天，家中來了人，又沒有什麼好招待的，就想到屋後有一畦地，雨中韭菜，長勢喜人，便撿一把傘冒雨下地，割一把嫩韭韭菜餅。割下的韭菜露水晶瑩，烙餅時將其一寸一寸細細切碎，麵糊拌青末，用柴不鐵鍋去烙，鍋不熱，餅不貼，小屋裡很快韭香四溢。窗花燈影，映着兩個人，這時候不一定需要酒，客隨主便。他們的感情，像雨和葉子一樣親近。

客居鄉村，踴躍到一戶人家。主人見有客登門，頗感意外，忙不迭地，不知拿什麼招待才好，正搓手猶豫着，忽然看到屋外有一株梨樹，纍纍梨子壓彎樹枝。秋天正是梨樹掛果的時候，主人喜出望外，趕緊直奔門外，抱回一大捧梨子。梨樹本在門外，春天開花，潔白芬芳；秋天結果，闐靜無言。摘一隻梨子，伸手可及，可有時主人忘了這一樹梨子的存在。

鄉下有什麼好吃的？鴨屁股下，剛丟下的兩隻蛋，淡青色，熱乎乎的，在鍋台上「噠」一碰，打在一隻碗裡，攪碎，入蔥花，放在飯鍋內蒸，漲熟的蛋，虛虛鬆鬆，一調羹送到嘴邊，軟嫩香鮮。有個人，到屋後園牆上去摘幾根絲瓜，絲瓜碧綠碧綠的，一根根掛着。摘絲瓜時，主人看見路邊的一叢藤蘿蔓上，綴着一嘟嚕、一嘟嚕淺褐色的小圓果。一看，不知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山藥豆，就一顆一顆地摘，摘回去煮

深夜三時，一切都寂靜得鴉雀無聲。只從窗戶上看見幾個閃光在閃爍以及皎潔的月亮的光在環抱大地。一切都死寂一片，而我則正藉手電筒的光線看着英文教科書。

昨天，英文老師說要默書，大家都在拚命地溫習，只有我還在桌上大聲地呼嚕呼嚕着。只有下課的鐘聲，才能叫醒我，背着書包回到家中，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從襪袋拿出手機玩遊戲。只是隱隱約約中，想起了什麼卻又想不起那是什麼……

到晚上吃飯，拿着手機翻查來信記錄，才發現明天有一個英文默書測驗，而功課卻完全沒有碰過一下。於是趕快吃光手上的那一碗飯，去做功課，只是一做便已是深夜二時。

「給我去睡！」旁邊的房間有一把聲音喊道，強而有力，而我只是應允一聲，便關上房燈，裝現在開始睡覺。當旁邊的人不再作聲，隨即伸手從床邊取出手電筒，開着，繼續忙碌，雖然功課已經完成，但最重要的英文默書，則未溫過。

停下來，第一次看見這樣的房間，漆黑一片，卻又能隱約地看到房間的東西。一切都是那麼的詭異、神秘。無論誰人看見這黑暗，都泛起一股莫名的恐懼感。而我則只是用手電筒的光照着英文書，不敢看四周，欲要快快讀完，

■陳思穎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夜讀

盡快去睡覺，但看着密密麻麻的英文字和凌亂的心情，根本溫不到。於是，我決定往窗外，看看外面的景色。

夜幕垂下，一切都黑色一片，不時有幾輛車子經過，兩盞燈在路邊快速掠過，空中也能看見一兩顆星星在閃爍着，為這寂靜的夜晚添了一點生氣，給我更是安慰，害怕感也失去了。這是我第一次覺得，夜晚是這麼漂亮的。接着，我拿起手裡的英文書，面對着夜空讀着，頓時，英文字不再困難，變得非常有趣，每一個字都有一種很深的吸引力，引誘我去看一看。每個英文字都有不一樣的意思，繁複但奇妙。我細細讀着，自己也非常願意浸淫在這文章的世界之中……

不知是何時，我從英文書中的世界，用意志強行抽離，不再沉迷。因為，默書的內容，一早已溫完了……於是自己也將書本放在書包內，蓋被子去睡。

睡着睡着，身體轉來轉去，扭來扭去，眼睛雖然閉上，但緊皺着眉頭，意識還未消失。我，睡不着了。我睜大雙眼，感覺還和剛才讀書時的情況一樣，精神滿滿。我自知不妙，感覺時間真的不早了，自己也很擔憂，為什麼睡意還不来？就這樣的狀態，持續了很久，終於等到睡意襲來，眼睛才慢慢閉上……

只是到了第二天的黎明，便是「災難」的開始。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十七）

唐代詩僧皎然（之一）

秋風落葉滿空山，
古寺殘燈石壁間。
昔日經行人去遠，
寒雲夜夜自飛還。

唐代詩僧皎然詩（之一）

素仲配畫

甲午夏日



皎然（生卒不詳）為南朝名人謝靈運十孫係，文章雋麗，以詩聞名，有《杼山集》十卷行世，另有一說還有《皎然集》傳世。這首詩是描寫皎然在破山寺（今之江蘇常熟虞山腳下的興福寺）留宿的抒懷之作。詩中句「昔日經行人去遠，寒雲夜夜自飛還」抒發了過去在此古寺修行的人離去了，但寒雲卻依舊夜夜飛還，頗有「今月曾經照古人」之感。

啟悟隨筆

出家人修行在廟寺，俗家人修行在塵世中。既要面對工作壓力，又要不違背良心，更不願隨波逐流，也不能爾虞我詐。在這個俗世道場中我已修行了超過五十年，可惜，仍然未到悟境。

■青絲

鴨脖子

池莉的小說《生活秀》裡面，被用來素描市民生活印痕、渲染坊間氣息的道具，是鴨脖子。武漢三鎮人多嗜辣味重，鴨脖子是必吃的食物之一。甚至許多外地人，因求學或在鄂工作，也養成了嗜鴨脖子的習慣，隔上一段時間不吃，就朝思暮想，要忍不住到街上買一兩袋回來解饞。在吃貨的世界裡，只有鹹鮮熱辣、吮指留香的鴨脖子，才能令緊張的生活鬆弛下來，為未泯的理想注以適當的慰藉。

鴨脖子是隨時代發展而生的新興小食，現身江湖不過二十餘年。在此之前，人們對食之無肉、棄之可惜的鴨頸脖，態度是複雜的，因在舊有生活形態下，鴨頸脖是物質條件差、慾求不滿的象徵，有人要吃，也多是在隱蔽處默默啃食，避免被人看到，自曝相形見绌的生活。然而，等到鴨頸脖搖身一變，成為市井知名小吃以後，很多人又是毫不忌諱地當眾啃得兩腮流油，以此標榜自己對生活潮流的把握。鴨脖子的道具魔力，一如奢侈品，有力地展示着消費者的獵奇趣味及娛樂激情。甚至可以說，鴨脖子的出現，是一柄劃分時代的標尺，標誌着人們的生活已由追求吃飽的純物性消費時代，轉向到了消閑娛人的賞味時代。

若是追溯源流，鴨脖子是延續了湘式醬汁食品的風味。但由於受眾多，擴散地域廣，被奉為經典小吃，鴨脖子的口味變化也呈多元之勢，各地以之揚名的店鋪都有着自己的獨門配方。從香料組合到烹

製手法，以及呈現出的口感，無不帶有濃重的個性烙印，構成了無形的品牌效應。要做到這一步相當不容易，取決於製者的方法和經驗積累。而在過去，光是搜集原材料和前期處理，就極為費事，須到各處收購，然後把收來的鴨脖子汆燙，仔細拔乾淨毛。不似現在有了專業分工，一隻鴨子從宰殺，鴨腳、鴨內、鴨頭、鴨架、鴨脖子就被分裝起來，售給不同用途的業者。

最常見的做法，是把鴨脖子用醬油和香料醃漬入味，掛到烤爐裡烤乾，再放到加了多味香料的滷汁裡浸煮。以此方法做出來的鴨脖子，顏色黑紅透亮，表皮飽吸滷汁，顯得又膠又糯，味道辣香透骨，質感豐腴。那一刻，很多人的心情是矛盾的，因為長久以來養成的操守，秉持的信念，都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，正在遭到世俗趣味的解構和傾覆。

此外也有不同的製法，台灣鴨脖子是用滷汁浸煮數小時入味，售前再過一道油鍋，外酥內軟很有嚼頭。這種鴨脖子是配單檯茶的雋品茶食，單檯茶性烈刮油，與腴潤油膩的鴨脖子形成了微妙平衡，格外有情調雅趣。



■鴨脖子是新興小食。網絡圖片